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 
第四十七回 美伶人續舊獨尋歡 眾王公聞名同折節

卻說寶玉送過伍大人去後，回身進房，陪著德雷吃過了飯，仍在煙榻上對面躺下。寶玉一頭裝煙，一頭問道：「奴前頭勒廣東格辰光，伍大人常常住勒奴搭格，聽見俚怕歌太太，啥落故歌實梗怕法介？」德雷道：「這位太太是續弦，還是去年春間在這裡娶的，性極悍妒，伍大人非常怕他，不但不准在外面耽擱一夜，而且回去得晚些，他還要差人來叫喚呢，除非預先關照他在何處宴會，略略晏些不妨，否則遲至□一下鐘，必須要歸號的。」寶玉聽了，心中暗喜，好在他被老婆管束，不能住在我家，正合我意，庶以後我與□三旦相會，可以夜夜雙宿雙飛，永無間斷的了。況今日已得他上臺消息，巫山咫尺，即在目前，何快如之！故但與德雷裝煙，也不再問伍大人懼內細情，單說道：「區大人明朝阿到倪搭來介？」德雷道：「我明天要去部裡去探聽信息，那能夠到這裡來？橫勢後天伍大人請客，我也有份的，一准早來與你談談可好？」說著，又連吃了幾筒煙，因時候不早，也辭了寶玉回去。寶玉並不挽留，惟一意在□三旦身上，故囑咐了阿金、阿珠幾句話，隨即卸妝安睡，養息精神，整備明日與他會面後，晚上重聯魚水之歡。胸中毫無疑慮，安穩睡至天明，起身打扮，卻與日前彷彿，不須復贅。

俟至午餐後，依舊三人乘軒而往。進了戲園，但見人山人海，座上皆滿，比前天要多數倍，幾無插足的所在，大都來看□三旦戲的。幸虧寶玉預定包廂，留著幾個坐位，不然，今日只怕看不成了。其時戲到第二出，寶玉也不留意，單將戲單看了一遍，果見末一齣是□三旦的全本《翠屏山》，心裡忽然躊躇起來，回頭向阿金、阿珠低聲說道：「俚今朝做著末一齣，格出完結，就要散場格哉，倪哪哼好登勒問搭，等俚卸妝下來呢？格倒有點尷尬篤。唔篤兩家頭想想看，阿有啥好點法子介？」

阿珠嘴快，先答道：「格格有啥格法子想嘎？要末實梗罷，故歌我倪去叫案目得來，照倪前頭格說法，問聲案目看，俚住勒啥場化，問明白仔，就是今朝搭俚接談，我倪可以到俚屋去尋俚格。」寶玉搖頭道：「勿好勿好，倪當面對仔案目問戲子格住處，阿有點難為情嘎？如果實梗，倪老早好問，等哈俚上臺介？阿是俚故歇上仔臺，還去問格套案目，就算問得著，阿曉得奴來過幾埭，俚篤認得仔奴格哉呀，惹俚篤說邱話，沸沸揚揚，講奴妍戲子，勒上海還勿要緊，現在勒裡京裡，格格名譽倒壞勿得格，說伍大人聽見仔，要看勿起奴，哪哼再有面孔掛牌子、做生意嘎？」阿金道：「大先生格閒話勿差，據我格意思，也是實梗，格落另想一個法子勒裡哉。故歇心裡勿必懊躁，停停等俚出仔場，看俚臺頭望上格辰光，暗暗教對俚做格手勢，或者笑格一笑，點一點頭，俚如果勿看見未拉倒，一看見，阿有啥勿認得格？雖說相貌同格極多，嚙不半邊用格人，搭我亦是一樣面孔格。況且俚從前搭要好得野篤，一定也要想法子來會格。俚末嚙啥別樣，等到俚格戲完，自管自坐轎轉去，讓俚兩家頭登勒戲館外勢，等俚出來，倪就拉牢仔俚，請俚到倪房裡去，有幾化閒話，好隨機應變說格，就算剛剛見倪，當面也認得我，自然跟倪來哉。想格格法子阿通呢勿通佬？」寶玉道：「蠻通蠻通，准其實梗辦法末哉。」

三人商量了好一回，方才妥當，再看臺上的戲，已做過了三出。寶玉耐著性兒，又看了一齣唱工戲、一齣跌打戲，始見那出《翠屏山》開場。起初以為扮潘巧雲的角色必定是□三旦，及至細辨顏色，卻並不是他，心裡□分疑惑：難道他今天又不上臺，空開人家的心嗎？不意看到石秀出場，手中拿著一本帳目，風度翩翩，別有一種英雄氣概，想不到即就是他。但觀其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雖非女妝，換了壯士打扮，然昔日雙樓半載，豈有目迷五色，不識當年美貌之理？此際寶玉心花怒放，意蕊齊舒，回頭向阿金說道：「勿殼張俚今朝倒做起武小生來，阿要希奇。」阿金尚未回答，寶玉仍雙目直注臺上，恨不能走將下去，與他敘敘闊別之情。

這個當兒，可巧□三旦舉頭向上，瞥見寶玉的面龐，其始將信將疑，迨寶玉遞過眼色手勢，以及在旁的阿金，方悉他們今日來此，一定是看我的。雖我曾經有些怕他縱欲，未敢流連，故爾應聘返京，然數年來花中閱歷，相識頗多，那一個及得寶玉的情致纏綿？有時未免動相思之念，怎奈此間名譽大噪，蒙王公大老等賞識，難以分身南下，只得把此念息了。今番他們特來看我的戲，大約專誠為我，我若決意拒絕，豈不辜負他的情義嗎？但我此戲完畢，看客盡散，寶玉勢難再留，怎能與他相會呢？故嘴裡在那裡唱，心中卻在那裡想，一時並無主見，只好待明日設法，找尋他住處的了。可見□三旦與寶玉，彼此又有這一段牽纏，皆由緣份未斷之故，以致離而復合；及至年餘緣盡，依舊合而復離。緣至則萬里相投，關山莫隔；緣去則兩心交惡，冰炭難同。正所謂：

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旨哉斯言！現今他們兩人邪緣又起，魔念重興，各存相會之心，欲了相思之債。雖一個在臺上演劇，一個在樓頭注目，而此心已不約而同，也恨不得走將上來，先與寶玉敘敘久違之話。

按這段情節何以在下偏要描摹一番呢？皆因寶玉此番進京，毫無別事，實專為□三旦續舊而來，斷不能草草略過，如文理小說一般，僅用數語了之。乃不知者以為妍識戲子，事極細微猥褻，不但寶玉有之，即現下海上時髦各妓，比比皆是，書中何必細言，以傷風雅？未免與醒世宗旨相背。況前集所載黃月山、楊月樓等與此亦依稀彷彿，何作者之不憚煩勞，屢屢描寫，竟不顧取厭於閱者耶？曾亦思寶玉一生歷史，在開慶餘堂之前，嫁楊四之後，就余一人所知者，若除去交好伶人一節，豈別有堂皇冠冕之正史可以傳之於後世哉？倘恐取厭於人，必欲除去此事，則是書不如不作；既作之矣，何能再為之曲諱，而別造屢樓海市之談？雖小說體裁，寓言八九，是集中亦間有假借姓名，杜撰典故，然僅作過渡之文章，詎肯捨其實事，徒逞虛言，而為識者所笑乎？況寶玉一淫妓耳，妍識戲子是其作俑，設不大書特書，彰其匿而刺其隱，則後之各妓效尤者，勢必無所忌憚，不以為羞恥而以為時髦，不以為淫賤而以為取法寶玉。寶玉如此，猶且為之曲諱，不更與醒世宗旨相反乎？這篇議論，實由有感而作，是耶？否耶？敢質之閱書諸公。

噉噉既畢，仍說正文。斯時□三旦戲已做完，觀者盡散。寶玉也退齣戲園，依著阿金所說的話，獨自乘軒先歸，在寓靜候好音。惟阿金同著阿珠雖出了園門，卻遠遠地在那裡窺探，等得不多一回，便見□三旦自園而出，向兩邊略望一望，將欲登車而去。阿金拉著阿珠，急忙走將過來，向□三旦招呼。□三旦只認得阿金，即問道：「你怎麼在這裡呢？可是與你家先生同來的嗎？」阿金道：「是格是格，倪先生專為仔勒來格呀！剛剛勒浪看格戲，終看見格，故歇先轉去，差倪兩家頭勒裡候，馬上就跟倪去罷。」□三旦點頭應允，也不多問，恐被旁人竊聽，太不雅相，遂即跳上驟車，等阿金兩人上了轎，方命驟夫隨轎而行。不消兩刻工夫，早到寶玉寓所。阿金、阿珠出轎，□三旦下車，打發驟夫回去，始跟著阿金等走入裡邊，一同上樓。阿金首先進房，報與寶玉知曉。寶玉正在那裡呆呆癡想，一聞他已來了，猶似天上掉下一件活寶，歡喜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連忙起身出迎，卻值□三旦跨進房門，彼此相見，各叫應了一聲，並肩坐下，無非訴說闊別之情。此種景象，筆難盡述。有一首七言絕句為證：

尚有今生未了緣，此情此意總纏綿。

試觀狐兔重相會，海誓山盟話昔年。

總之寶玉與□三旦今日重逢，各慰饑渴，離情共話，奚止萬語千言；如願以償，更覺你貪我愛。且喜區、伍不來，藍橋無阻；致使女牛複合，銀漢相通。少時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蠟炬雙搖，鴛杯對酌。翠袖慙慙，絕勝新婚合盞；羅襦寬褪，依然舊好同牀。宿孽未清，也算訂三生之果；良宵作伴，聊以補一載之緣。事非無稽，言之可醜，因恐風化攸關，難彰穢史，不辭潦草塞責，僅贅俚詞。詩曰：

伶妓由來氣味投，翻雲覆雨竟忘羞。

那知露水因緣假，空把天長地久謀。

□三旦住過一宵，清早便去，寶玉也不挽留，惟囑他晚上再來罷了。此時寶玉心滿意足，積悶全消，又略睡了一回，方才起身

梳妝。因今夜伍大人要在此間請客，約定傍晚到來，所以並不出門遊玩，但與阿金、阿珠閒談，以消永晝。

候至四下多鐘，伍大人與區大人同到，寶玉免不得有一番應酬，陪著伍大人裝煙。伍大人開言道：「我今天請幾位王公大老，給你引見引見，他們最歡喜奉承，比不得我，你卻要當心一點的。」寶玉點頭答應。伍大人吃過了一筒煙，又道：「不知怎樣，他們也曉得你在這裡，羨慕得你了不得，你想奇也不奇？難道你曾經來過的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大人瞎說哉，奴若然來過歇末，間搭熟門熟路，隨便啥格事體，托哈區大人哉。」伍大人道：「照你這樣講，你的聲名實在大得狠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俚篤作興到過歇上海格，再勿然末，有人從上海轉來，告訴撥俚篤聽，加鹽加醬說得好點，自然要羨慕奴哉。大人想阿對佬？」伍大人道：「這班王公們都是生長在這裡的，與我們做官不同，照例沒有事，不准到各省遊行，怎會到過上海呢；一定有人傳述，盛稱你的好處，這句話倒不錯的。」寶玉忽又笑道：「只怕就是去說格。」伍大人道：「我昨天會見他們，怎好貿然說著你？卻是他們先問起我，我才敢請他們來喝酒呢。好在你這個所在不比尋常的窯子，可以遮人耳目的，不然，被御史們知道了，也要上本參的，雖不妨事，豈不有關名譽嗎？」區大人也道：「少停他們見了你，不知怎樣的快活呢？」

寶玉正要問王公等的姓名，忽隱隱聞得轎馬喧闐，人聲嘈雜，雖與外面隔著一進房屋，不甚分清楚，然此刻已是上燈過後，想必他們來了。心中方在那裡轉念，即聽樓下相幫高喊「客來」，連忙起身向外迎接，伍、區二位亦然跟了出來，同至樓梯跟首恭迓。但見走上來四位闊老，衣服都甚華麗，年紀均在三四歲左右，一個個方面大耳，氣概軒昂。寶玉卻不知那位是王爺，那位是公爺，幸聽著伍大人招呼，方才分辨清楚，一一叫應，接進房中坐定。要知那四位王公的姓名，在下既難說出，又不便捏造幾個假名，只得含糊過去的了。好在這班大老並非書中緊要的人，不過志其降尊就卑，折節下交之意，祈閱者諒之。

且說寶玉當時照例送過瓜子、香茗，陪著小心，略略應酬說了幾句話，虧得伍大人從中傳述，不至彼此言語不通，雖四位王公們都愛寶玉的姿色，免不得問長問短，此刻也無妨礙了。況寶玉聰明伶俐，漸漸的懂了好些，學著講了幾句，又引得他們歡喜異常，向伍大人稱贊不置。因京中窯子極賤，且佳者絕少，所以均愛戲子侑觴，如今見了寶玉，大家目為奇貨，不禁心醉神迷，為之一開眼界。少停開筵擺酒，賓主均不叫局，只命寶玉在旁輪流把盞，猜拳行令，暢飲開懷。其始尚以品位自拘，到後來各有酒意，莫不放浪形骸，向著寶玉調笑，醜態畢呈。寶玉老於閱歷，盡人調戲，毫無半點羞澀之容，並且越法慙懃獻媚，口中不住的稱王爺長、公爺短，更惹得他們神魂顛倒，歎為名不虛傳。然則他們何以預知寶玉的芳名呢？皆由那天往同樂看戲，招搖過市，因此有人傳述到他們耳朵裡面，各存羨慕之心。今日一見，方信傳話非誣，一個個酒落歡腸，直吃到二三更天，王公們不便再留，只得用面撤席，先與寶玉訂定，由明晚起輪流在此擺酒，然後與伍、區作別散歸，不必細敘。

仍表伍大人也見時候不早，恐家中再差人來查問，不當穩便，所以略用了幾筒煙，連話都不敢多說，趕緊同著德雷去了。寶玉送過眾客，心中卻掛著三旦，不知此時來過與否，急忙差阿金去問樓下相幫。回說一下鐘就來過一次，知道樓上有客，故交代要明晚一下鐘再來的了。寶玉聽說，甚是昏悶，懊悔昨天不曾告訴了他，致累他往返徒勞，真是我的不是了。且這幾天夜夜有客，怎能與他會面呢？既而一想，不如在樓下收拾一間房，待他來時，囑相幫暗暗留住，即客去稍遲，也不至乖誤佳期了。主意既定，交代了阿金、阿珠，當夜並無別事。

到了來日晚間，仍舊是眾王公與伍、區等到此置酒高會，約至一下鐘方散。果然三旦來了多時，獨在樓下房中悶坐，寶玉親身請他上來，招陪不是。三旦毫不在意，翻說你住此間，開銷頗大，若不做些生意，如何敷衍得長久呢？寶玉聽了，知他體貼，更添了幾分恩愛。正是：

梅帳才酣蝴蝶夢，柳堤又聽子規聲。

欲知以後情形，下一回便知端的。